

二十一、法苑與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

民國十五年冬，我仍住在上海的息廬。國民革命已席捲湘、鄂，侵入贛、閩。樊鍾秀焚毀少林寺，馮玉祥沒收相國寺，在河南既有不少的關於佛教驚人消息，而湖南有顧淨緣者，以唐生智老師的資格，如鎗斃武昌佛學院僧素禪，捕鞫新去長沙的張宗載等，亦多非常舉動。江浙佛徒處此政朝教難的狂濤駭浪中，不勝周惴惶怖！青年的顯教、大醒、悅安等，集詢應付方法，我因有僧制今論的宣布。

就在這時候，玉慧觀表示：如我在上海作何佛教新運動，願為經濟上的援助。我因思宜從適應上海商市情況，先立一經濟基礎，以作新僧運動，乃根據昔年的整理僧制論，辦一法苑，從改良各種佛教法事，以應時俗所需；改制簡潔的冠服，仿用日本方便袈裟為常禮服，一新世人對於僧徒的觀感。所誦的經及所修的懺，並注重有一時講解；又擴充法事範圍，應用到小兒滿月、周歲，成人結婚、祝壽各種人生喜慶方面。在臘月間，租定了大華飯店對面之一大廈，招集默庵、悅安、幻生等從事籌備，遂於十六年舊曆元旦舉行正式開幕禮。是日，章太炎、王一亭、謝壽陳、王森甫、陳維東等咸臨講演。日常在苑中布施

醫藥，設備蔬食，流通經書，並隨時舉行講經會、演說會、念佛七會、祈禱和平會等，哄傳全市，影響甚弘。特殊者，為張歆海借大華飯店舉行結婚，由蔣維喬介紹我為主婚；而王森甫之續娶，則來院完全依照苑定佛式婚儀舉行，申、新各報皆爭載其事。延至二月初，革命軍已由杭趨滬。湖北之陳元白、湯薌銘、李開侁，湖南之歐陽起華、劉溟生等，亦均集滬，時來苑興修法事。但施省之等所設覺園、佛教淨業社，亦於此時成立，與上海之玉佛寺等，對於法苑同生妒忌，謠為共產黨機關，隱圖加害於我。

適其時，常惺、轉逢等以廈門、福州入國民革命軍後，寺產甚危，專請我赴閩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；並約先赴福州晤方聲濤等，以定護持福建僧寺之基本。我遂商玉慧觀結束上海之法苑，離滬赴閩。轉逢等先回廈門布置，我偕常惺初到福州。然我到福州亦始終只這一回，福州的大刹鼓山、怡山等分別招待，信佛居士頗多，且有青年的佛學團體，開會歡迎我與常惺講演。訪了陳石遺及方韻松等，請方致函廈門林司令，維護南普陀寺及閩南佛學院。時鼓山等僧產亦岌岌驚恐，巧遇胡任支在財政特派員李基鴻處充秘書。李昔年曾在上海尚賢堂聽講佛學，後被拘誦金剛經獲釋，作金剛經白話解，深信佛教；因託進言福建駐軍譚總指揮、張師長出示保護，全省僧寺遂獲稍安。余與常惺在省垣事畢，乃同赴廈門。

去秋我曾經廈門一次，各界對我之印象甚佳，故由南普陀寺前任持會泉法師交我接任，各界宴賀甚盛。關於閩南佛學院，改由轉逢、會泉為院董，我與常惺為正副院長，繼續辦理；並分辦小學於漳州南山寺，由覺三、達如等主辦。我因事須回上海，遂商定事務由轉逢、會泉、轉岸、覺斌代為主持，學院由常惺代理；但夏間，常惺法師應滇省之召而往昆明，由蕙庭教務主任與會覺、滿智等維持。我回滬將法苑結束完畢，赴杭州靈泉休夏。因慧明方丈及玉皇監院等深留久住，秋初再赴廈門，將寺務、院務安置後，遂歸靈隱潛心著述。

這一年的海潮音，由悅安就在玉慧觀三德洋行編發。我因要出洋遠遊，並感維持困難，宣言如沒有人接辦即停版，因有泰縣居士林王誠普、錢誠善發心繼承編發。我遂撰成足敷二年之現實主義，寄交陸續登載。次春，蕙庭法師抵靈隱迎赴閩院，擬勉為一行。乃春杪，忽發生半身不遂神經痛症，寓滬醫治。閩院以蕙庭返江蘇，僅由會覺、滿智等維持。夏初遂發生學潮，學僧中有慈航、談玄、慧雲、傳戒、伊陀等。以一部份之過激行動，南寺閩院均陷危亂，乃派芝峯、大醒前往收拾。一方面調走為首滋鬧的二人，一方面或遣或聽離散，留院者已寥寥無幾，遂重新招考新生續辦。這學期僧中，有心道、寶忍、默如、戒德、岫廬、又信、智嚴、竺摩、智藏、曼陀、燈霞、德超、等慈、普欽等。後

來，由芝峯主教務，大醒主事務，把閩院穩定下來，亦幻、寄塵、陳定謨、虞愚等，亦曾任教學。院中並編發現代僧伽、現代佛教、人海燈等月刊。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，冬間皆到南普陀度歲，對閩院加以整理充實，蔚成一時學風。鼓山佛學院、嶺東佛學院，亦望風興起。但余留閩時少，學院與代主事務之轉逢、轉岸、覺斌等，不時發生磨擦，會泉、蔡吉堂、蘇慧純頗調停其間。余返廈時，即為一度和洽。至二十年廈，由圓瑛、轉岸、性願聯成一氣，挑唆爭鬥，裂痕遂深。二十一年冬，余以將滿六年連任期，芝峯、大醒亦不願再留閩院，遂推定次春請常惺法師繼任。詳見余主持南普陀六年之記載。

在閩南有須附記者：一、與會泉法師、陳定謨教授偕遊漳州及名勝，頗有吟詠。二、十八年冬到泉州小雪峯度歲，同行者：弘一、轉逢、芝峯、蘇慧純等。正初在泉州寓開元寺，參觀轉道和尚與葉青眼居士主辦之開元孤兒院；遊承天寺及鐵羅漢的某寺；在泉州民眾歡迎會說法，泉州佛徒迎送殊盛。三、十九年冬由閩院之潮州學僧澄弘，與汕頭根寬和尚等，發起迎往潮汕說法，與會泉法師攜竺摩為侍錄，歷時雖僅一星期有餘，法化甚盛，詳見竺摩所記；而嶺東佛學院由此而起。四、某年，會泉法師陪遊廈島最高鋒，曾記以七律一詩。他若大士閣十七年火焚重修，二十年落成；轉逢和尚在後山開阿耨達池，建兜率陀院、須摩提國，了空居士李子寬造太虛臺，皆其大端之可記者。